

我问自己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太阳落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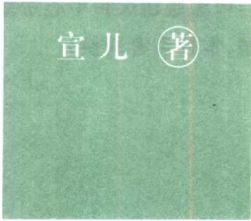
宣儿 著

TAI YANG
LUO SHAN
XUAN ER ZHU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太阳
落山

宣儿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落山/宣儿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5354-2279-9

I.太…

II.宣…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123 号

责任编辑:刘 青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中南核工业三〇九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0 千字

印数:1—8000 册

I·1748 定价:1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小说以凄婉、柔美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间极其伤感的爱情故事。沐浴着八十年代理想主义光辉的一代青年，在如今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有着太多的疲惫和无奈，内心深处经历过非常沉重的精神裂变。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光芒，那些温情而美好的回忆，与九十年代的喧嚣纷乱交织在一起，让人顿生无限感慨。曾经如此相爱的人，面临着一次次的分手与复合，爱与爱情的失落，时光流逝，青春不再，生命中存在过的惊心动魄的往事，依旧以它特有的方式照耀着我们今日平庸的现实生活。时代的记忆与个人的感伤，刻骨铭心的爱情，对理想主义顽强而一往无前的追寻与坚守，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社会转型对人们心灵与肉体的改变与摧残，蕴藏在故事背后的悲伤情怀，成为这部小说独特的精神内涵。杜拉斯式的倾诉，如一曲无言的低吟浅唱，又好似一幅淡雅的水彩画，弥漫着忧伤而迷茫的沉寂之美。

像他们悼念这过去了的日子：
当太阳收起它纯洁之光而沉落，
这一天也将在记忆中珍藏，
像享受过的欢乐。

——雪莱《诗数章》

1

在一些时候，我生命的花蕾是那么如此美丽地绽放，它所有芬芳的遗迹远远地喷散四溢。还有些时候，那花蕾又不曾盛开，只有一粒种子被埋在土里，连破土而出都谈不上。

过了三十七岁，我知道我不会死了，不会很快死去。三十七岁是个坎，现在我已经迈过来了。然后我会活到九十岁。有时我会想到那一天，九十岁的某一天里，我站在风中，用手拢一拢满头白发，望望天，天空飞过几只红唇鸽子，我对自己说，日子还长着呢，我一定活到最后。

是我自己放飞了幸福，所以我不怨恨任何一个人。原本它们还在我手里，如果我要，它们就不会丢。但我



把它们丢了，我丢了它们，我得到了另外的东西，我现在还不能说这另外的东西与幸福或生活本身相比，哪一个更好，哪一个不好，因为测定好与不好的标准在每个人那里都会不一样。但是那每一个曾经与我的生命息息相关过的人，那些我为之真正付出过感情，同时也对我无比热爱过的人，我是不能忘记的，虽然我不曾讲过他们，但不等于他们不存在，我不说，是由于那些人或事在我记忆深处埋藏。我总觉得一些事情说了就会没了。现在我要说他们，我还拿不准他们会不会因为我的说而突然消逝。

那样的面孔我是想到过的。我脸上的所有光彩全部褪去，皱纹像河流或山脉，起起伏伏，那每一个航道每一片谷底积聚的都是命运的碎片与往事的印痕。我的嘴唇失去血色，苍白、干涩，我的眼睛埋在山谷与河流中，遥望远方。眼皮松动，软软地垂下来。眼珠发黄，还会有泪水在里面缓缓涌动。那时候，一定是我想起了我年轻时的美丽，想起了那些爱过我的人，想起了往日的时光，那些欢乐与痛苦，只有回忆能让我不断地哭泣。我小的时候人人都说我长得丑，瘦弱，头发枯黄稀少，面无血色，个子又极其矮小，性情孤僻、胆怯、敏感，不讨人喜欢。但有一样东西大家都说好，就是我的鼻子。现在我能想到，在我那苍老的面容上不会褪去的美是我的鼻子，它将依旧挺拔如初，不因年头久远而失去光泽。它是那山脉与河流的主干，只要它不倒下，我这杆大旗就能迎风飘扬。



有一天，我老了，我坐在山上，我看见那过去的日子正在向我走来，每一个年代，每一段时间，每一天，每一夜，我看见他们，他们的影子，不，不是影子，他们在走，一直不停地走来。我听到我们唱过的歌儿，我们说过的话。我又望到了他们的脸，在阳光下，闪闪烁烁。这时我看到了我们流过的泪，我们那时哭的样子，泪水是怎样滑过我们的脸。他们用手擦去我的眼泪，我的头发在风中飘荡。他们穿的衣服的颜色、样式，全部呈现出来。他们又像过去那样，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告诉我，幸福是什么。他们说，幸福就是你要的事物的实现。

2

我该如何对你讲呢？事情太多了，头绪也多，乱而且杂，让我慢慢理一下，想想从哪儿说起。

对，是培城。我那时住在培城。

培城让我喜欢的名字是塞林大街，我并不喜欢这条大街，只是喜欢它的名字。在培城，冬季漫长，大约有五六个月的时间在寒冷中度过。没有高山，没有像样的河流，平原广阔，但在城市里看不到，要到远处，没有人烟的地方，才能感受到。有雪，有时候雪下得很大，落在树上，只是有雪的日子里才有些美。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我那时住在培城大学宿舍。红色楼房，穿越风雨操场，向左拐，四层。四〇九。我十六岁。与其他人相比，要小一些，因为没上小学一年级，直接跳入二年级。我考上培大，还不到十六岁，身子又小，读了一个学期才有些大人模样。

梳两条小辫子，是我现在的形象。十六岁的时候，特别怕人说我长得小，去理发店剪了个五号头。八十年代初，这种发式非常流行。衣服我母亲送的，深红色，上面有暗线条的格子，钮扣是茶色的有机玻璃，用手搓几下，散发出淡淡的香味。裤子的颜色有些记不清了，似乎蓝色，很肥大的那种。鞋子布面，一条拉带，穿过铝制的卡子，从脚面那儿扣死。黑色，白边儿。粗麻布。袜子尼龙质地，各种花色。那样的鞋子和袜子我穿了许多年。一直不曾改变。

入学的前一个夜晚，母亲对我说，女同学其实挺让人烦的，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头脑简单，没什么深度。她说她读大学那会儿喜欢与男同学做朋友，有另外一种境界。我那时还搞不太懂她说的话，更不能理解那境界的美妙之处。她的话在若干年后我才恍然大悟，觉得她这人其实也有些神的。

那晚除了送我红色衣服外，母亲还送我一块手表。确切地说，是由她转送的。表是我爷爷听说我考上大学，托人从西城带来的。什么牌子我现在忘记了，只记得表盘硕大无比，我的胳膊很细，一直撸到肘部，手一放下，表就往下掉。那块表我也戴了很久，最后是丢了



还是送人了，我记不起来了。

柳条箱子我还记得，那些棱是怎样编出来的，我不知道，很结实，竖着排的。上下都有些凸，合上后，鼓鼓的，装得下好多东西。爸说，这是他当年上大学时爷爷给他买的。我们家里人对东西的爱护很仔细，经历这么多年的变迁，竟还依旧完好，真有些不可思议。它跟随爸从西城来到培城，然后又落到我手里，也快成古董了，可那时我们对旧物的热爱还没像今天这么全面。就像青春握在手里，无法想像苍老的面容如何不可复原。如今我坐在这里回忆往事，脸上已落满岁月的印痕，物与人都是如此亲切。爸那时从壁橱里拿出箱子，里面散发出的樟脑味还在飘着，我此刻能闻到它们，空气里满满地涨着。这就是回到旧日时光的通道，沿着它的路迹我又看到了那一天的阳光，那十六岁的青春像露珠一样，晶莹剔透。

汽车是灰色的，灰色轿车。那时候爸还没有专车，爸才四十几岁，好像已不再做秘书工作，爸那时什么职位对于我来说很模糊，但在那个年代爸用公车送我上学，爸还是腐败了一回。也许没那么严重，那时候街上没有出租车，公共汽车和自行车都无法把这么沉重巨大的箱子搬运到学校，于是为了女儿，他还是叫了公车。

汽车沿着塞林大街一路行驶，正值盛夏，满眼的绿色。透过玻璃窗我看见路旁树丛里有鲜花开放，叫不出名字，颜色接近于白色和黄色之间。风吹动着树叶，摇摇摆摆的样子，让我的心也随之晃动起来。那个时间现在我还记得，黄昏。好像那时就预示了现在，好像那天



的时间里已埋藏着今天的忧伤。

那个箱子很沉，爸和司机两人抬着，走一段停一会儿，上到四楼已经大汗淋漓。然后它被放在一张空床上，那是我们宿舍专门用来放东西的地方。爸没再停留，他们下楼时我跟了出来，爸让我回去，我还是送到了外面，看着他们开车走远。这时，太阳很红，天空像着了火一样。我想起来是小时候老人们常说的火烧云。

3

照片是秋天拍的。背景有些模糊，树已经黄了，还没落下叶子。我笑的样子看上去非常纯朴，额前一缕刘海飘在脸上，用橡皮筋扎了两条小刷子，刚好在肩膀那儿。白色西服学校发的，我那时很瘦，大概要了最小的码。领带红色，不太会打，系成了红领巾。秋季运动会。我被选入花束队。我们还没穿过这么好看的衣服。大学真好。培大更好。这是我那时的感受。练习队列前，我们穿上那些衣服，来到老虎公园。就在培大对面。老虎公园的正门朝着我们宿舍的窗口。谁拿的相机不记得了。黑白胶片。在下午，阳光很暗。

后来这张照片印在了一本小书里。90年代末期出版的。用了很多照片。有人告诉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他们问我，那是你吗？是啊，有时我也这样问自己，那是我吗？那样的神态在我，已经许久不曾再现。很少，



很少的时间里，才有那种表情，谁能捕捉住呢。镜子里的我，已是满目沧桑。昔日能否重来。不可能，过去的一切事情都不会重新开始，唯有自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天，一年年。开始回忆过去，就意味着已经没有现在了。

4

我那时多么年轻，才十六岁。三月，在培城，乍暖还寒的季节。积雪消融，冰化成水，水又浸入土里。早晨你会看到从土壤里冒出的白色气体，那是大地在呼吸。那一年的三月被定为全国第一个文明礼貌月。为了做好人好事我们要到新华书店卖书。在培大，到了我们这一届，社会考生已经相当稀少，我们这批学生几乎全部来自高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还没出过学校大门。

乘六路公共汽车，在人民广场下车，走回去，大约二百米左右，是繁华的商业街。那时候这条街还没像现在这么宽阔，也没有如此高大的楼房，没有广告牌。重庆路新华书店就在这条街上。这座楼还在，还是当年的模样，不过听说很快就要拆掉了。

那时候还有连环画出版，现在似乎很少见了。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开本大小是32开书的一半左右，封面用铜版纸印刷，内文以图为主，图下面是几行小字，言简意赅地讲述故事，极其精粹。那些故事内容丰富，战



斗的，爱情的，古代的，现代的。一些图是工笔画，一些是水彩，还有电影画面，照片剪成的。好多那个年代里的人都还记得。现在小人书变成了收藏品，在旧货市场才可以买得到。

那个形象我是不会忘记的。头发长长了，用发卡别着。发卡暗红色，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凹下去的椭圆形，另一部分尖头长形。把头发从中间分开，左右两侧各用发卡扎死，其他落下的自然垂放两肩。发型是从日本电影里学来的，女主人公小鹿纯子，她就这样梳头发。小鹿纯子在电影里扮演当年日本非常著名的排球运动员。

在那天，这样一个小姑娘，在人群中并不十分显眼。穿着也非常朴素简单，我说过那时候我就像棵萝卜，还没长开，绿绿的缨都没掉呢。是谁把我分到了卖连环画这一组，我也搞不清楚。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女孩儿，我们站在柜台前，多少有些茫然。为了与其他售货员区分开，老师让我们把校徽戴在胸前。那时候还没有超市自选，一般是人家指给你要哪一本，我们拿给他，他看一会儿，再还给我们，然后决定买或不买。

下午，书店里的人多了起来，我们这个柜台人更多些。从窗子那儿透下一缕阳光，正好照在我的脸上。有些热。脸好像红了。我那时什么也看不到，只注意书拿出去是不是又拿回来。收钱，找钱。生怕卖丢书，或是少收钱。

那个男人就是那时候来的，那个时间我还记得。太阳西斜了，没那么灼热，人还是多。他说，我要看这



本，他指给我，我拿给他，他趴在柜台上，用手一页页地翻动。那些画面呈现出来。他头低着，看不清他长得什么样子。然后，他抬起头。他胡子挺长，头发极乱，穿一件蓝色棉袄。在这个季节这样的穿着有些不合时宜，而且棉袄很旧，还有些脏。他把小人书还给我，他又指另一本让我拿给他。我从柜台里面取出，递给他。他又趴下来，继续看。这样反反复复许多次，他也不说他要买哪一本。时间慢慢地流逝着，他还是不买。后来是他可能觉出我们在烦他了，他还掉了手上的书，走了。

天更晚了，太阳好像落下去了。窗子那儿的光也消逝不见了。买书的人少了。我们都有些累，盼着书店快点关门。一个女孩在数钱。这时我看见了那个男人。他正在向我走来，为什么肯定地说是向我走来，因为我看见了他的眼睛，看见他望我的眼光那么与众不同。他走来的脚步极其坚定。我还看清了他的个子不高，或许应该说很矮，但他眼睛里有种东西，那会儿我还说不清是什么。他看着我，他还是让我给他拿书。我拿给他，他还是那么趴下来看。看完了，还给我。再让我拿，我拿给他，他又看。又还，又要，再拿，再看。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这时我身边的那个女孩儿说话了。她说，你要把这里的书都看光了，你也不买，你什么意思。他说，他是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生，在画一本连环画，要找一些资料。他说，《北极光》你们知道吗？女孩儿说，知道。然后他又看着我，他说，你们是中文系的学生吧？女孩说，是，可你怎么知道？他说，是感觉。然后

他好像非常兴奋，他说他要把《北极光》改编成连环画，他已经画了一些，可是文字，文字让他非常头疼，他可以把画画好，但他改不好那些文字。他说，你们是中文系的，你们一定能写好这些文字。他说，我们合作吧，我来画画，你们改写文字。他似乎看出了我们对他身份的怀疑，在那样的场合，我们怎么相信他真的就是艺术学院的学生，他真的是画画的呢。说不定是个坏人也可能，这样的故事不是没有发生过，女大学生上当受骗的故事还是有的。他说，我真的是画画的。他慢慢从那件蓝色棉袄中掏出学生证来。红色的，有些旧的小本本，上面有他的照片，有艺术学院的钢印卡在照片那儿。我们心里的怀疑仍没有解除，或许学生证也是假的，也说不定，我们的小心眼儿还是蛮多的。但是学生证毕竟让我们有了些信任，我们还是非常喜欢画，喜欢张抗抗，喜欢《北极光》，喜欢结识陌生人，喜欢那种偶然相遇的感觉，于是，女孩儿给他写下了我们寝室的号码，如果他真的是艺术学院的学生，那么他一定找得到培大的。

去年十月，伟东去了欧洲六国。卢浮宫，凯旋门，巴黎圣母院，比萨斜塔，贝多芬出生地，好多地方，他都拍了照。照片上的伟东头发很短，眼镜度数有些变大了。在法国他给我买了一管 CD 口红，在芬兰，他给我女儿买了一对发卡，颜色，样式，与我当年站在书店时戴的那枚一模一样。正好我女儿的头发和我那时一样长，就给她梳成了那种发型。伟东拍了照片，洗出来，



我们一看，那些照片拍得与书店里那个站在柜台前卖连环画的小姑娘的神态极为相似。

伟东后来告诉我，那天在书店他推门进来，看到的是一个站在光圈里的小女孩。我那时整个人被一道光环围绕，闪闪发亮。随后他看到我的面部表情， he 说是神态或气质更为准确。就在那时，他觉得他找到了他要找的那个人，那个人是小说《北极光》里面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他一遍遍让我给他拿书，是为了更近地看清我，怕我发现，又装作认真看书的样子，在我递他书的时候，飞速看一眼。他觉得他记住了，他要回去画下来。他走出了书店，上了 62 路无轨汽车。可是在汽车驶往学校的路上，他忽然意识到这个人似乎不仅仅是他画里的形象，他跟她一定有着某种说不清的联系，那时在远处好像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诉他这件事。汽车停的时候，他下来，掉头往回返，又来到了书店。他先站在远处，给我画了一张速写，他说他随时带着速写本和炭笔，就在那件蓝色的破棉袄里。画完了画，他就在猜我学什么专业，他猜我是中文系的。他说那或许也不是他猜的，是我给他的感觉如此。他想怎样才能接近我呢，他说他不想把这个小女孩儿丢了，又不敢惊动她，怕她被他吓跑。他想不出太好的主意。他看到屋子里光线暗了，太阳快落下去了，他知道我们很快就会离开，那时他将永远不会再看见我。想到这他心里一阵疼痛，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他并不认识我，如果他今天不来书店，今生今世他也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这样



的女孩儿存在。可是现在他看见她，就像发现了珍贵的一样什么东西，要是就这样没了，他很不甘心。他不想丢了我，他一定要抓住我。他给自己不停地打气，终于再次走过来。他说一直到他走近我，走到我身旁，那些光还没散。

5

伟人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我十六岁的时候，就像那枚刚刚初升的太阳。那时的天空还飘荡着火红年代里尚未散尽的万丈霞光。与我们的青春一起鲜活跃动的还有时代的脉搏，它也像那个十六岁少女一样，等待着辉煌的绽放。它太年轻，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就像女孩即将经历的初恋，无论成功失败，都是必然的体验。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代起落，历史也是这样前赴后继。我有幸与我的时代一同成长，走过了我们的花样年华。我们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应该说那是爱的代价。因为我们共同经历了爱情，要知道，爱情不仅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



6

山口百惠主演的电影差不多我都看过。山口百惠的忧郁之美如含苞腊梅，似啼血杜鹃，让人百感交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忽地一下，像刮风一样，来了那么多日本影片。《生死恋》、《追捕》、《望乡》，于是，除了山口百惠，我们还记住了栗原小卷、真由美、高仓健、三浦友和，许许多多。那些发生在银幕上的故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艺术的想像，有时，这想像会变成真的故事，我们把自己变成了故事里的人，生生死死，艺术与生活混在了一起。

八十年代初期，大地就像一面沸腾的皮鼓，被一双巨手猛烈地敲响。总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比如，排球。对排球，是女排。具体的时间我忘记了，那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我们接收外界消息，用半导体收音机。在夜晚的宿舍里，六个女孩子躺在床上，窗前书桌上摆放着谁的半导体收音机。宋世雄的声音有些沙哑。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的最后一场比赛，在日本，他们在日本比赛，我们在听收音机，我们看不到电视，电视只有校部才有。十点钟宿舍熄灯，我们不可能去校部看电视，就在黑暗中听半导体收音机。夜深了，外面的星星很亮，躺在二层铺上，能看见蓝色的天空。传说中的嫦娥姐姐住在遥远的月宫，我那时还不能体会寂寞的滋

